

容齋隨筆

宋

洪邁著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容齋四筆卷第九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希始攜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將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聞強識。然閱其論也。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是辨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正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守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擊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言於制詞內。除

去守字以當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為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為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為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集賢相位第三。其名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為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為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

昇未嘗有左右之攝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加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曰。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牒膠牙餚。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餚。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

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婪為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淋。出於侯白酒肆。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蓋未坐速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淋為貪婪之意。或謂淋為凜。如鐵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啟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啟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鷄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起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起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起轉其五。畧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起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起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起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能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柟。竹為王篋。萋為翹翹之章是矣。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代越書曰。輿輻而踰領。服虔曰。輻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輻。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願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願北人不知行船。瓚說是也。予謂項音輻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說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

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壘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設。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於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間。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魏冉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渾池。處心積慮。亦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

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仲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惟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洪氏姓。此也。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

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益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十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擬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宣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為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為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為二張所譏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淚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之云三宰嘯凶杜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

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做舟篇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勵劔子西嘒李國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尺書語言浸涉奇獮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安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手守顛時屬縣興國宰詔書云澉水有驅策乞疏下澉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頗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技括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

訟卦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以健字為絕句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隨卦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升而動剛柔皆應恆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訟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獨不置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為乾之所於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顧師古云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台禽獸簿不能對虎園魯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

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哀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曰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遺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入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況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憇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

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于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緇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雜治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護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

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若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直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僱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溫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討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庾

長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
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第
翼俱為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
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復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不情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濤
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此語今
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
啟崔諒史曜陳準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所稱諒尤質立少華可以崇
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
可以概見然所啟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眾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為識者稱許
以為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
本也